

女兒刀

吉
龙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	天下奇会	1
二	五个奇异人物	19
三	女人是衣服	31
四	薄薄女儿刀	56
五	慢慢杀人	75
六	疯狂女人	78
七	玉是女儿身	92
八	玉雕扑狐	109
九	第八个人	119
十	金童银童	129
十一	柔情不能已	140
十二	一口棺材谁来睡?	147
十三	凤凰令	157
十四	生死不由命	170
十五	童心不泯	184
十六	一个驸马由谁做?	199
十七	百鸟之啄	211
十八	棺材之内也宿客	220

十 九	高处不胜寒	234
二 十	仇是女儿刀	250
二十一	孔雀之羽	259
二十二	凤凰与狐狸	266
二十三	欢娱嫌夜短	276
二十四	天地之剑	290
二十五	夫妻之分	305
二十六	皇帝的女人叫沐珠	311
二十七	情深人反疏	319
二十八	还剑时人生	328
二十九	死亡之鸟	340
三 十	雌螳螂的晚餐	355
三十一	媚儿与媚娘	371
三十二	情是女人刀	379
三十三	同是天涯沦落人	389
三十四	生死两茫茫	402
三十五	好奇者死	409
三十六	悲喜难诉只有哀	419
三十七	新婚之夜	431
三十八	各揣心腹事	442
三十九	皇宫杀人	451
四 十	你要杀我我杀你	460
四十一	旁观者急	473
四十二	风高月黑杀人夜	484

四十三	这山没有那山高	499
四十四	悔恨向谁说？	508
四十五	悔是女人刀	519
四十六	剑难出手伤伊人	525
四十七	水至清则无鱼	535
四十八	心病还需心药医	543
四十九	湛庐古剑凤凰刀	549
五十	凤凰梧桐雨	557
五十一	风雨声中夜归人	565
五十二	义是女儿刀	577
五十三	凤凰涅槃	584
五十四	残废人的痴心	593
五十五	小人儿大心	608
五十六	郢家家法	615
五十七	杀人不让头点地	623
五十八	龙腾在天	643
五十九	凤凰死了	648
六十	尾声	657

十七 百鸟栖集

凤园成了废园。

那些神秘的房间也没了神秘，~~都变成了一间间空空旷旷~~的空屋。

湖上的那一间间房屋都没人光顾，夜里风吹，门窗扉扇自动，叭叭作响。

那些女人哪里去了，那些自称为各种各样可爱的鸟儿的
女人哪里去了？

没有人知道。

在汴梁城外，有一片洼地。

洼地之中，有一块墓地。墓地极奇异的是，处在水洼之中，却立为一个高地，那些坟墓干干爽爽。这水洼之中的墓地从来没人光顾，大概是那些死者的后人畏惧这一片水洼，再也没勇气光顾它了。

在这墓地之下，有一片地下屋室。

这是百鸟栖集之地，是从凤园搬出来的女人们的巢穴。

在地下屋穴之中，有一间大厅。

大厅里站着几十个女人，这都是那些极漂亮的女人，她们每一个人都叫着一种好听或好看的鸟儿。

她们齐集在这里，在等，等凤凰光临。

凤凰是百鸟之王。

她们之中大多数的人都知道有凤凰，却从来没见过凤凰。

凤凰是什么样子？她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不是一出现，就会让这些百鸟自惭形秽？

主事的孔雀朗声道：“凤凰到！”

众鸟也都默无声息，她们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大厅内那块屏风。

凤凰自然该在这巢穴之中。

所以她该从那儿走出来。

但她们想错了，正当孔雀大声一喊时，众人目光刷地一齐向屏风那儿望去，这时，众女人的身后走出来一个女人，走出来一个平平常常、戴着面纱的女人。

她慢慢向前走，走向前去。

她走路那姿势，显然不用一丁点儿内功与轻功，只是一个女人的脚步，一个优雅的女人的脚步，正一步步向前走去。

她那姿势极美。

她象是要告诉这些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该怎样走路。她是凤凰，是百鸟之中最美的鸟。

她站在众女人面前了。

她不讲话，只是把这些女人一个个看过去。

被她看过的女人一个个都凛然、心跳。

凤凰讲话了。

她的声音很柔和，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讲话一样：“我

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恨男人，恨那些把我们不当人的男人。”

她只讲了这么一句，就点点头，不再说话了。

她为什么只讲了半句话？或许她就只要讲这半句话？

众女人凝神，想听她讲话。

凤凰是她们的的主心骨，凤凰是她们的的女人之王，凤凰也是她们漂亮的羽毛。

她们想听她讲话。

但她又不讲了。

她一挥手，从旁边走过来山雀儿。

山雀儿是一个小女孩，她只有十三、四岁。

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但她现在站在众位女人面前，惊惶不安，神色不定。

凤凰道：“我们都有自己的兵刃，它叫女儿刀。用它杀人，杀那些男人。也用它自杀，不再受过去那屈辱，保全我们的女儿清白。刀在人在，刀亡人亡。”

山雀儿低下了头。她的刀在那草庐边被用来杀死白脸狐狸苍天仇时，被苍天仇的那一双环儿击折。

山雀儿无语，刀已折，她又有什么话可说？

这时，凤凰身边的孔雀突然说道：“等一等，她的刀没折，而是我的刀折了……”

她脸色苍白，从怀中取出一柄小小的薄刀来，向众人示意。

众女人都惊咦地一叫，这是怎么回事？山雀儿说她的刀子折了，孔雀也说是自己刀折，到底是她们两人哪一个折了刀？

山雀儿喊道：“胡说，你胡说！我的刀折了，你何必……”

孔雀一笑，只是举着她的刀。

山雀儿忙摸怀里，从怀里摸出一柄好好的薄刀来。她愣怔一会儿，跺脚道：“你，你……”

山雀儿显然不知说什么才好。

孔雀淡然苦笑道：“这是我的刀，折在白脸狐狸苍天仇手里。”

众女人都看着凤凰。

凤凰也看着孔雀。

她轻轻一叹，显然她知道这一换刀内情，说道：“也好，也好……”

刷——，没人见她如何出手，但一柄刀已经插入孔雀肋中。

这一柄刀已经插入孔雀胸中，由胸前入，入去近六分，几乎入入心脏，人焉能不死？

孔雀轻轻坐下了。

刀不拔出，无血。

孔雀莫非已死？

但凤凰仍凝神注目着她。少顷，孔雀慢慢又挣着坐起来，对凤凰道：“多谢你手下留情”

这一刀由山雀儿拔出，她已经是欲泣不能，泪流满面了。

孔雀坐在一边。

凤凰道：“莫怪我与你一个人过不去，是不是你与白脸狐狸苍天仇动的手？”

孔雀道：“是。”

“你打不过他？”

众女人看着孔雀，等她回答。

孔雀摇摇头。

凤凰道：“是他跑了，没来赴约？”

孔雀又摇摇头。

凤凰好半天没讲话，然后才长吁道：“是你……放走了他？”

孔雀看着凤凰，她很艰难地点了点头。

众女人都很吃惊。

百鸟之誓，曾有一言，该杀的男人必杀，如果有了一丁点儿心软，就要受百鸟之中最苦的酷刑——百鸟之啄。

众女人看着孔雀。

她刚刚受了那一刀之厄，凤凰虽然手下留情，这一刀刺得很妙，但还是刺入了她的胸腔，使她受了伤。如今，再要她受这“百鸟之啄”，她是不是会忍受得了？

众女人一齐喊：“凤凰——”

她们都跪下了，求凤凰饶恕孔雀。

孔雀无语。

她知道她不能躲避这一场“百鸟之啄”。

她是不是觉得她放过白脸狐狸苍天仇那一举甚是孟浪？她是不是已经知道她释放了这个男人有罪？

孔雀抬起头来，看着凤凰，她吐出了一句话，让所有的女人都大吃一惊：“我……我喜欢他。”

百鸟不语。

还有什么话可说？

所有的女人，都是由于恨才聚集到一起来的，她们没有爱，世上也没有什么人可让她们爱的，她们只靠这恨也能活着，而且活得极好，很自在。

她们从孔雀口中听到了那个已经生疏了的字眼。

孔雀必须受“百鸟之啄”。

凤凰叹了一口气，她觉得如今她也一无办法了。

众女人默默地看着孔雀。

山雀儿已经泣不成声了。

“百鸟之啄”是鸟儿所受的一种苦刑。传说之中，懒惰成性的寒号鸟因为不擅筑巢，又不能哺食儿女，被百鸟之王凤凰下令受“百鸟之啄”的刑罚，百鸟啄后，这寒号鸟竟连身上的羽毛也无一根，最后只好在寒冷之中号啼冻死。

凤凰看看翠鸟，说道：“好，就从你开始做！”

翠鸟走向孔雀。

她跪在孔雀面前。

孔雀是很高贵的鸟，是除了凤凰以外最漂亮的鸟儿。

翠鸟看着孔雀，孔雀闭上了眼睛。

唰，一刀下去，从孔雀肩头削去一片肉皮。

翠鸟刀法极精，但这一削还是让孔雀疼得哼了一声。

翠鸟转身，把这女儿刀上的血向额头上抹。

孔雀猛然一吼：“翠鸟！”

她知道，翠鸟如果把这血抹在自己额头上，就是表示要与白脸狐狸苍天仇不共戴天，这仇怨必报。如果翠鸟那样做，势必使白脸狐狸苍天仇一死。这是孔雀所不愿意做的事。

翠鸟低下了头。

她性如烈火，如果依她之意，一定把孔雀这一笔帐记在白脸狐狸苍天仇身上。但孔雀这一声喝止，让她心软了，她默默地垂下手，提刀退至一边。

血污女儿刀，不去寻仇，这是为了孔雀。

翠鸟之后，众女人都默默来刺孔雀一刀。

“百鸟之啄”必须刀刀见血，刀刀带伤，虽然众女人心
中踌躇，想不让孔雀受更多的苦，但一定要刀刀见血，刀刀带伤，这就使她们不得不狠心刺孔雀一刀。

孔雀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她仍在熬着，她不能昏厥过去，她要挺过这“百鸟之啄”。

只剩下山雀儿和凤凰了。

山雀儿厉声嘶吼：“不，不，我不干，我情愿自己刺自己一刀。”

她象疯了一样。

众女人看着她，心中都十分悲痛。

凤凰突然冷冷说道：“如果你不刺，孔雀就没受完这‘百鸟之啄’的苦刑，她为那男人所花的心血就都白费了。你于不干？”

山雀儿呜咽着：“我干，我干……”

山雀儿接过了刀，这是她的一柄新刀。

女儿刀，如果玷污了它，就只有用血来偿还。

山雀儿手抖，但她用力一闭眼，还是刺了孔雀一刀。

孔雀不动，口中喃喃说了一句话，众人也没听清。

只剩下凤凰了。

这是孔雀要受的最后一刀。

众鸟都惊惧地看着她。

大家心里明白，虽然孔雀受的是“百鸟之啄”，但她只是爱上了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该把他杀死的男人，并没有背叛这些姐妹们，所以众人下手都颇费踌躇，每一刀都刺得很轻，都刺在不重要之处，让孔雀虽然流血，受苦，但生命决无大碍。她们不愿她死，她们手下留情。

但凤凰怎么想？

她是不是恨孔雀违她心意，悖她凤凰令，让她的威望受了一次挫辱，她是不是会饶过孔雀？她这一刀是不是会让孔雀毙命？

如果凤凰最后一刀让孔雀毙命，其实也是百鸟一齐出手杀死了她。

虽然她们并不想杀死孔雀。

凤凰望着孔雀，她半天没动步。

一柄女儿刀在她袖里，她还未出刀。她是想杀死孔雀，为违令者戒？还是想饶过孔雀，让她手下这百鸟出一次错？

她们是用仇恨支撑起来的，如果没了仇恨，她们会不会没了斗志？

凤凰当然很为难。

女人们都看着她，她们都凝视着她。

她可以决定孔雀的生死，她是凤凰。

孔雀要昏迷了，她象在梦中，全身伤痕已经不觉得出哪儿疼了，她只是有一种要晒要睡的感觉。她看着凤凰，知道她也许过不了这一劫。但她不悔？她当时放了那个白脸狐狸苍天仇，她只是一时之念，弄折了山雀儿的一柄女儿刀，过

后也好悔。但一想起白脸狐狸苍天仇那样子，那笑容，就心里很甜。如今，她在心里想着白脸狐狸苍天仇，心中念叨：冤家，冤家，我想着你，你是不是也想着我啊？男人都是负心汉，这个男人说不定早就把我忘了，他怎么会想着我，他怎么还会记得我？我放他走了就走了，这一生一世也不会后悔，他想不想我又有什么关系？一个女人，只要有人让你去爱，那滋味也真好极了……

凤凰这时向孔雀走来，她站在孔雀面前。

她凝视着孔雀。

孔雀是她的臂膀。

她是不是要为了凤凰令能天下无阻，自残她自己的一条臂膀？

凤凰慢慢掏出她的女儿刀。

她盯着刀，刀在手中疾速翻飞。

刀光闪闪。

凤凰一刀挥去！

孔雀没死。

凤凰这一刀削得比所有的女人都妙，这一刀在孔雀肩头又削了一下，削下了一点肉，又沾上了血。

刀刀见血，刀刀带伤。

凤凰转身走了，她慢慢走到屏风后面去了。

山雀儿和众女人一拥而上，她们呼喊孔雀。

孔雀已昏厥过去了。

十八 棺材之内也宿客

城郊外，有一个小小酒店。

酒店内有一对哑夫妻，丈夫天聋，妻子地哑，夫妻做事却十分和谐，小店也洁净，人也勤快。城郊的人都知道这夫妻开店勤谨，也都喜欢光顾他这酒店。

小店生意不错，时常是从早天光时就开业，直到夜半也不打烊。

夜半之时，客人都匆匆而去，小店客人多半是要进城，要赶在城门下钥挑灯之前回城，就不能多有留连。这时，小店就马上冷寂，没了吵嚷喧声，只留一店杯盘狼藉。

只有在这时，小店夫妻才又向店里靠窗的那座位看一看，看看那个奇怪至极的客人在不在。

当然在。

他在喝酒，象一个无家可归者一样在饮酒。

这个客人极怪，他又不是那些家居酒店附近的农夫，又不象是那些心事重重的城里人，更不象是那种有家有业的豪绅汉子，每日匆匆来去，他只是在每天人去夜阑时，仍默默坐在靠窗这小桌边。

斯人寂寞，斯人孤独，又只是孤灯苦酒，漫漫长夜。

小店夫妻就去忙碌，这个客人不用怎么招呼，他自会斟酒，自会去拿菜，又从来不呼唤他们夫妻二人。如果他们收

拾完了，便由聋丈夫向那人比划一下：你先喝，我们去睡了……

那人就点点头，亦不复再向这一对聋哑夫妻讲话。

这一对聋哑夫妻就去睡了。

聋哑之人偏生也有那无限精力，忙碌一日之后，夫妻又累又乏，却又不甘寂寞，忙忙地做些夫妻之事。这小店又小，夜又静寂，那声音便也传入这客人之耳。

店主夫妻听不到声音，自然不再顾忌，而这坐在窗边身影，于男欢女爱的残疾心态中却凝坐如山，象一段木头。

酒，是苦的。夜，又很漫长。

他是不是无家可去？他是不是家有悍妻，不愿归去？他是不是家中空徒四壁，没亲没热，触目伤情，心生悲凉？

他默默饮酒。

他看着窗外，窗外没别的景致，只有漫漫山野，夜里又看不见山野之上的葱绿，只有一片混沌沌的暗夜。

他坐着，板凳冷，酒冷，风冷，人也极冷。

他坐着，是不是也可以睡着？

店主夫妻刚开始还心中略有不安，时常在睡过一觉之后，于夜半时醒来，来看看他是不是要暖酒热菜，但时常只是见他摇一摇头，象惊讶店主夫妻为什么要来打扰他似的，倒弄得这夫妇二人不再好来看。有时至夜半，只余酒杯，残盘，人已去远，身影杳然。

店主夫妻时常比划：这人是个怪人，这人是个伤心人。这人比他们更可怜。

因为有了这个人，店主夫妻对他们自己的一生就很满意，他们时常眼里闪着怜悯，双双用劲搂抱着，没一丝残缺

与遗憾，香甜地入梦。

这个人坐在那里，不知道会有这天聋地哑的一对夫妻对他怜悯。

这人是医鬼浩明，是那个威风凛凛、江湖名医医鬼浩明。

他天天在这小店里吃酒，天天徘徊不去，直至夜深。

眼看月升星沉，静夜悄至时，他才慢慢起身，他要走了。

他要一个人回去，他要回到他那奇异的居处——棺材里去。

这时，他听到了脚步声。

很异常的脚步声。

他吃惊地回头，他看见了店主夫妻，那一对又聋又哑的店主夫妻。

很奇怪的是，这一回店主夫妻并没有披衣而出，也并不是一个人来问他是不是要添酒热菜，而是夫妻齐出，而且夫妻都穿得齐齐整整，丈夫满面红光，妻子绯红着脸，却有孜孜喜色。

他们要做什么？

店主夫妻喜气满面。

店主抓来一个小凳，坐在他对面。店主妻子笑吟吟站在丈夫身后，她满脸喜色，双手抓在丈夫肩头。

他们象有话要对他这个客人讲。

店主就向浩明比划，他妻子向浩明讲，女人的话很柔情，静夜之中，流着清泉水。

“他说，我们夫妻两人看你可怜。你别难过，人总要死的，她如果不在，你可以自己好好活下去。你的痛苦他和我都明白，你看我们，一个聋，一个哑，活得也很不容易，连一个孩子也没有。可我们还得活下去。我们也想死，但最后没死，不是也可以活得好好的么？你可能日子不宽裕，我和他有钱，我们给你些银子，这是三十两银子，是我们夫妻的积蓄，我们帮你，你好好干一点什么，别再光喝酒了，这么喝酒，可是伤身子骨的事……”

女人的话很动听，有神仙一样的嗓子，有菩萨一般的心肠。

医鬼浩明愣了，他的眼睛潮湿了，他看看这一对夫妻，从这一对夫妻的眼里看到了暖意。

这桌子上放了三锭银子，这是他们夫妻的积蓄。

浩明能说什么？

他要推辞么？他要感谢么？

浩明的眼睛湿润了。

小店店主夫妻看他也是一个可怜人。他可怜么？

他自己并不以为自己可怜，他只是寂寞，只是孤独而已。

他的眼中有泪水。

他捧着这三十两银子，眼中的泪水流下来了。这银子是热的，还有这一对聋哑夫妻的体温。

浩明想推辞，但他说不出话来。

他只是把银子揣在怀里，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把这布包塞给这一对夫妻，飞身走出店去。